

◇沈虹光

# 三下罗田寻找余三胜

## (一)

三下罗田为的是寻找余三胜。

余三胜是谁？说起来有点远。他是清代中期著名的京剧老生，进宫给皇上唱过戏的人。他的孙子近一点，知道的人也多，那就是“余派”的开宗之师余叔岩。

为什么要寻找他呢？说来话长。

讲述当年的寻找，方光诚先生起身，从书架上抽出1983年版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，翻到“余三胜”条目那一页指给我看。在“湖北罗田人”后面，紧跟着一个括弧，里面的文字是：“一说安徽怀宁人”。方先生左手托着书，右手食指点着书页，说：“这是大百科全书啊！连百科全书都不确定，你说要不要搞清楚？”

波多野乾一，研究中国京剧的日本学者，著有《中国剧及其名优》《京剧二百年之历史》。在《余三胜——谭鑫培之先驱者》一文中，这位日本学者引称：“余为安徽人，其父行商也，土著于北京，遂生三胜”。他揣度这资料“应有相当之根据”，因为它来自一位“深知剧界派别”的“北京有数之评论家”，“余为安徽人”的说法出自这位评论家的一部重要的著作《伶史》。

投入《中国戏曲志·湖北卷》编纂的王俊和方光诚，已经查阅了不少相关资料，知道“余为

安徽人”的说法影响不小，没去罗田之前他们先到外埠，第一站就是安徽。

面对湖北的访客，安徽人不说什么，意味深长地浅笑着，拿出《皖伶谱》让两位湖北人自己翻阅。白纸黑字，安徽早期的艺人名录中，余三胜赫然在册。

那一年，王俊已近耳顺，在小青年眼中已是老太太。方光诚也逾不惑。安徽之行却让他们像年轻人似的冲动起来。书生本色，强学求真，既然编志修史，就要弄明白史实的真相，诚实地不偏不倚地描绘历史的轮廓。他们下决心要找到证据！

证据在哪儿？有“一说安徽怀宁”，更多的“说”指向“湖北罗田”。

日本东京大学馆藏一石印本伶人专集《余叔岩》，由夏至秦，以余为氏始，一代代地数下来，到宋嘉熙年间徙于罗田，又传至二十五世就是余叔岩的祖父，“同光须生泰斗”余三胜了。专集刊印于1917年，距余三胜很近，余叔岩也健在，应该有可信度。只是专集作者的材料来自哪里呢？是余叔岩的口述吗？专集没有记载。

湖北倒是认这个唱戏的乡亲，余叔岩第一次去上海唱戏前，曾听师傅谭鑫培说上海人不懂“听戏”，意思是只听嗓子，不讲韵味，便有点担心，因为他的嗓子也有难言之隐。故从北平

出来,没有直接去上海,而是先南下汉口,唱了几天后由湖北同乡会派大佬护送去的上海。湖北遇到大水灾,余叔岩献艺两日筹款逾万,也是桑梓情谊。此类材料坊间很多,可是口说无凭,必须找到直接材料,找到“铁证”。否则,您休想抹掉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上“一说安徽怀宁人”那几个小号字。

余氏谱牒应该是“铁证”了,石印本的《余叔岩》就引用了余氏谱牒。可谱牒在哪里呢?不知道,得去寻找。上哪儿寻找?只有去罗田。

冲动归冲动,工作还是要理智地推进。《戏曲志》需要调研的材料很多,两位先生去罗田还有一个任务,调查鄂东一带包括麻城、浠水、英山的地方戏曲,当然也包括罗田。那里流行



余三胜(1802~1866年)

的东腔、畈腔,跟麻城的东路子花鼓是不是一个源流?相似相异的小曲小调很多,都是两位先生要调查采录的。

只是寻找余三胜的难度更大,大别山南麓,高山丘陵,河流交错,2144平方公里,从何下手?毫无线索。

王俊对大别山倒不算陌生,上世纪40年代参加新四军五师就在大别山辗转活动。谁也不会预测全国解放后她会来调查,她也不能未卜先知。只是天生文化人,有心,行军打仗的间隙,不经意间就触及到了当地的民间艺术,汉剧、楚剧、花鼓戏,还有罗田和麻城老百姓喜欢的“东路子花鼓”“东腔”,她都能说个一二。如果余三胜真是罗田人,以他的天赋灵气,这些民间小调定是无师自通的。

只是故人无声,莽莽山林,这位将近200年前的人隐匿在哪儿?

谈到这里,方光诚先生难掩激动:“我们下了决心,一定要找,找不到也要找!”

“找不到也要找”,这话有些不通,不讲理的样子。方先生说这话,是表示他与王俊老师的决心。他是搞戏曲音乐声腔的,文史部分多听从王俊老师。默契的合作让他感到非常愉快。他敬佩王俊的锲而不舍,王俊老师说要调查,就一定要查!

为什么一定要查?余三胜就这么重要吗?

两位先生不是做生意的,也不是地方官员,没有政绩考核的指标压身,更没有“打名牌”招商引资的经济目的。他们是“20后”“30后”的老书生,受过传统教育,做学问不虚妄,不大而化之,懂得一些支微末节的深意。绵绵长河不断,所有的人和事都会有前因后果,还有旁枝斜蔓。“宗谭而自成一派”的余叔岩在戏曲史上创造了一道精美绝伦的风景,他来自哪里?得到了哪些滋养?哪些源流汨汨地进入了他的血脉?如果能够绘画,也应该给他一个清晰的描绘吧?

余叔岩的父亲余紫云,工青衣,石印本《余叔岩》称他为“青衣中巨擘”,清人的名画《同光十三绝》中有他的造像。余紫云的父亲,就是王

俊、方光诚要寻找的余三胜。余叔岩的“童伶”时期，是以“小小余三胜”的艺名享誉剧坛，一唱而红的。他的爷爷，这个“大大的”余三胜来自何方呢？

罗田人热情地接待了王、方两位先生。问到余三胜，罗田人却面面相觑。将近200年前的一个唱戏的，有人依稀听说，更多人茫然不知。农业小县，春种秋收，结束“浩劫”不几年，要吃饭要穿衣，要还历史的旧账，还要谋划新的发展，一些地方都分田到户了，大公社小集体还要不要？头绪纷杂，一个唱戏的古人跟现实生计有什么关系呢？县里的干部们都要往乡下跑，每天都会遭遇扯皮拉筋的麻烦，突然被问到唱戏的余三胜，他脑筋不能急转弯，频道也调不过来。

但罗田人聪明，明白过来了就知道分量。稍一商议，回两位先生道，罗田确有余氏，多分布在县北。大山区，有时走半天都碰不到一个人。没有本地人带领还可能迷路。两位先生请先回，容我们做好准备，找一个熟悉情况的人陪同，届时电邀，再来。

王俊与方光诚大喜。第一次下罗田，这是没有收获的收获。

两位先生转身扎入其他材料。除了余三胜，崇阳还有米应先，江夏还有谭鑫培，京剧之外，还有以古老的汉剧为首的二十多个地方剧种，这个腔，那个调，像纵横交错的河流，从哪儿来的？到哪里去？跟哪个融合了？分支有多少？溯源辨踪，需要寻找的太多了。忙了一段，电话来了。

罗田人讲信用，电话里说，来吧，带路的人找好了！

带路人是谁呢？罗田凤山人蒋敷德。

王俊与方光诚又乘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罗田，与蒋敷德见了面。

## (二)

二下罗田，志在必得。王俊、方光诚的信心来自蒋先生。

这是一位“罗田通”。小个子，不修边幅，爱开玩笑，一肚子地方掌故。

蒋先生知不知道余三胜呢？方光城记忆已经模糊，只记得罗田的同志都很热情。听省里同志说起余三胜，说到“老生三杰”，把汉调带入京城，京剧发展史上有巨大贡献，还养育了一代宗师余叔岩，等等，罗田人都感到荣耀。

第二天，“罗田通”蒋敷德就带着王俊和方光诚出发了。

请出蒋敷德为王俊和方光诚带路，说明罗田人对寻找余三胜的重视。

蒋敷德，出身罗田大户，据称往日县城半条街都是蒋家的。蒋先生做过《民国日报》记者，文化高，见识广，擅长艺文，解放初曾任文工团团长，继任文化馆馆长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黄冈地区整理修复“文革”破坏的文史，出版《黄州简史》应急。各县史家分头执笔，罗田部分的主笔就是蒋先生。后又编纂罗田《地名志》。《罗田文史资料辑》中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，历史钩沉，风物掌故，遗址考析，一个地名一块残碑，就能洋洋洒洒地写出一大篇文章。虚构色彩很浓的民间传说、野史故事经他描绘也有声有色，情境、人物、对话，栩栩如生，就像他在现场一样。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，他担任了文教局副局长，离休后专修文史，发起过“凤山诗社”，坊间戏称“罗田三个半知识分子”，他算一个。

寻找余三胜，还有比他更合适的人吗？

蒋先生一上阵就划定了余姓的分布范围。根据第一次下罗田得到的提示，也是蒋敷德先生的分析判断，二下罗田缩小了包围圈，将寻找集中到了县北。

罗田地势北高南低，县南为丘陵，河流交错分布，县北为海拔1000多米连绵起伏的高山，顶端是大别山主峰天堂寨，海拔1700多米，雄踞境内，扼吴楚，分江淮，自古为中原战略要地。

大约是山太高了，云雾缭绕，终年不散，天堂山也叫多云山。这些山蒋先生可没少攀爬，他在山中踏访北宋名刹广化寺的斑斑遗迹，采

集元末起义农民徐寿辉的造反传说，一些调查考析文章都源自这里。乡情地理谙熟到如此程度，寻找余三胜还有什么疑难呢？

然而寻找还是辛苦。

首先是体力的苦，前面说过，王、方二位先生都不是年轻人了，一路进山全靠两条腿，也不知道需要几天，洗漱用具、换洗衣物都得随身携带。还有录音机，那时代的录音机也不袖珍，砖头似的又大又沉，防备农村没电还要带电池，电池也是大号的，十几节就是一大堆。方先生比王先生年轻一点，又是男同志，责无旁贷当力夫。无奈远路无轻担，方先生也累了。坐在路边石头上歇一歇，山风吹来，开始好畅快，过一会，被汗水溻湿了的后背就感到浸凉。

蒋先生是本地人，稍微好一点，但好得有限。也是笔墨书生，不擅体力，何况年逾花甲，也是离休老人了。

好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都吃过苦，有历练，身体不强，意志还是不弱的。寻找余三胜，是他们愿意做的事情，能够以苦为乐。

蜿蜒入山，边走边问。果然山大人稀，一天半天也不过走得一两个村子。大村几十户，小村才几户，都叫余家塆。人家也不会坐在家中等您来询问，去了还要找人。山里人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很随意，说“一会儿”，可能是半天；说“里把路”，可能是一架山。喊人的人可能泥牛入海一去无回。有的可能返回来，但两手空空。即使带回一人，也未必能解惑答疑。答非所问，东扯西拉，错进错出的事情经常发生。

蒋先生也挠头了。他不是怕自己麻烦，往日进山访古，独往独来，找不到回去，歇好了下次再来，潇潇洒洒。这次却带着省里两位专家，有责任有压力，路跑多了、迟迟找不到人他都不过意。这天他发话了，他说这事太不好搞了。这样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再给你们找个人，找好了通知你们。

二下罗田就这样结束了。

王、方二人回到武昌。

张之洞路与首义路相交的路口，有些嘈



余紫云(1855~1910年)

乱，临街有一幢形貌单薄毫无美感的砖楼，上世纪 50 年代末一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这里都叫“省戏曲工作室”。现在，还是那幢楼，粉刷干净了，牌子换成了“省艺术研究所”。80 年代初，由中央文化部领导的《中国戏曲志·湖北卷》的编纂工作，就在那里无声地、有条不紊地启动。3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打开那厚重的大书，谁看谁感佩。被采访的、提供资料的对象大多数已故世，许多口述是绝版。即使有活着的，工程再启动，如今的学人，还有那一代人不计名利的兢兢业业吗？王俊、方光诚就是这项工程的主将和骨干。二下罗田都没有结果，他们不急，但也不放松，寻找余三胜是这个大项目中的子

项目,是或否都要找到证据,不查个水落石出他们是不会罢休的。

如此第三次去罗田。

蒋先生讲信誉,承诺要找的人找来了。

令人意外的是,这不是一个文化人,而是一位老民工,名字很灵秀,叫肖波清。

为什么请一位民工呢?蒋先生是动了脑筋的。肖师傅是农民,却不务农,常年参加县里的水利工程建设,水库堤坝修到哪儿,就跑到哪儿,打个堰塘他也去。打交道的人多,信息来源也广,只言片语道听途说,问什么都知道。

方先生说,这个老民工非常关键。

关键人物却也不是一马平川探囊取物,也要边走边问。但老民工心里有数,路径清晰,就是到了三岔口也不彷徨,七问八问,就把余三胜的故乡问了出来。老百姓知道,手一指:七娘山。

传说玉皇大帝的七个女儿下凡洗澡,耽误了返回天宫的时辰,只得在人间落籍。大女在



余叔岩(1890~1943年)

某山,二女在某山,三女四女一人一处。顾名思义,七娘山就是七女落籍的地方。

七娘山有余三胜的传说,说他进宫唱《四郎探母》,嘉庆皇帝看得高兴,口封“戏状元”,喜报还送回了罗田。当地百姓认为七娘山风水好,徐寿辉红巾军起义失败,天子没做成,应验到余三胜身上,做成了“戏状元”。乡里流传“假天子,真戏子”,“天子非天子,七娘是戏娘”的民谚。

方、王二位高兴,付了老民工酬劳,谢了他,请他回去了。

接手的是村干部,知道是余家的大事,很帮忙,带着方、王二位一户户查寻,最终锁定了一个老人家。

余家谱系辈分为:“——良、善、开、科、第、敦、本、世、泽、长——”

村里人说,余三胜的爷爷是“良”字辈,父亲是“善”字辈,三胜是开字辈。只是口说无凭,口耳之间错讹多了,还得找到家谱。

锁定的这家人家,家长是“世”字辈。

村干部介绍,“文革”中清理“四旧”曾来抄家,主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出家谱,藏在阁楼上,不轻易示人。

方、王二位先生进门,亲切地问好,说明来意后,期待着主人的回答。

主人却不回答。一问,二问,终是不开口。不说有,也不说没有。

村干部使眼色,让方、王二位先生先撤,自己留下来做做工作。

方、王二位撤了。

村干部单独做了一番工作,告诉主人,这是余家的大事,你一定要支持。

再去,主人还是不开口。

方、王二位苦口婆心,讲余三胜在京剧史上的贡献,北京如何重视,查清楚了也是余家的光荣,等等。

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,主人仍不回话。

村干部着急,只好又使眼色让两位先生撤。两位先生又退出去。

三下罗田难道也要空手而返吗?

## (三)

“史料表明，京剧形成于老生前三杰时期，老生三杰中又以程长庚的徽派和余三胜的汉派影响最大。”这是剧作家周笑先论文中的评价。周先生曾任武汉京剧团团长，乡情或许令他对余三胜有所偏重，那么，大师梅兰芳的评语当是更加客观了。梅先生在他的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里这样写道：“咸、同年间，四大徽班里，著名的老生如程长庚、余三胜两位老先生，就是徽汉二派的开山祖师。”

现在，寻找开山祖师的王俊、方光诚二位先生无奈地退出余家，怏怏地来到公社。县城是回不去了，太远，也没有车，他们得找个地方过夜。村干部留了个话，让两位先生等着，到底有没有家谱他还在打探。寻找余三胜，三下罗田，一步步地走到门口了，胡麻胡麻，还是没有开门。也许东西已经被毁？心中忐忑着，等着。

村干部终于来了。很神秘，凑近方光诚说：“晚上去，你一个人去，如果晚上不出事，就成了。”

这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要方光诚一个人去呢？会出什么事呢？糊涂着，先不管。晚上，方光诚一个人去了。

村干部也去了，与主人对面坐着。从主人闪烁其词地与村干部的对话中，方光诚揣测，主人是害怕把影响搞大了。在这个大山里，来一个生人都是件大事，邻舍的眼睛都瞄着。寻找查访走了好几家，家谱到底在哪一家还没有揭盖子。“文革”戴高帽搞斗争的印象还没淡忘，家谱还是不是“四旧”？要不要被批判？都还含混着，没底。乡下人很谨慎。

晚上，坐在堂屋里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就是不说家谱。到现在方先生跟我谈起来，也不懂他们是什么意思。再晚些就打哈欠了。说不早了，路不好走，就歇这里吧。这是装佯，给邻居们看的，好像来人不是来调查的，是晚了回不去了。这也很奇怪，晚了回不去了，就不是来调查的吗？

好多事情都搞不懂。但方先生听话，就在猪圈和灶屋之间搁了块门板，蜷缩着睡了一夜。

早上起来又看主人脸色，等他说家谱。

主人却说：“该回去过早了吧？”这是请方光诚回公社的意思。

方先生已经无话可说。他性情温和，习惯替他人着想，即使是做学问，探求真相，锲而不舍，也不想把别人逼得太紧。换个人，可能就是另一个做法。《中国戏曲志·湖北卷》是国家重点项目，属于基础性文化建设，中央政府抓的，“上纲上线”现成的。换了霸气一些的干部，拍桌打椅的都有。方先生做不出来，愣了一会儿，还是灰头土脸的走了。

忽然，背后的主人悄悄地追了一句：“我等一下来。”

一句话又燃起了希望。回到公社告诉王俊先生，两人满怀希望地等待着。

太阳老高了，还不见人影。莫不是诓我们的吧？方光诚想。

上午 10 点多了，王俊先生也急了，也许真的没戏了。

蓦地，门外人影一晃，好像是他，赶紧追出去，果然是的。

说是来了一会儿，没看见干部，不敢进来。

方、王二位殷勤地请他进来，坐下，倒水，眼巴巴地看着他。

他开口了，两个条件：1、写个证明，证明他的贡献；2、复印一份。

方、王一口答应，还主动增加了一条：奖金。

那人终于从怀里掏出一卷东西，展开，黑字：“余氏宗谱”。

王俊手快，一把抓过来——是民国年间印的，7修本第9卷。余三胜的爷爷、父母、兄弟、子女，都有。比想象的更加详细，怎样从汉口到北京，父母分别于何时故世，何时合葬，葬哪里。余三胜和弟弟何时娶妻生子——“开”字辈的余三胜谱名开龙，嘉庆壬戌（1802年）生，同治丙寅（1866年）卒。安葬地点谱上都有记载——“葬直隶天津卫大沽口”。具体到这个程度，简直难以置信。

按捺着，先不敢向北京方面报告，先得去天津查证。

天津艺研所的同行不清楚，经过一番周折才查找到，说，是的是的，真是有这样一块墓地，在老城外。

“文革”硝烟甫定，禁条封闭的墓地大门尚未打开，残破的封纸还耷拉着。辗转打听又是许多周折，两位先生找到一个老太太，其丈夫生前就是守墓人。没让进去看，但老太太肯定地说，没错，这是一些做买卖的安徽人的义冢地，好多唱戏的都葬在这儿，还有北京的名角儿。早先梅兰芳、马连良他们逢年节会来祭扫查看，还捐钱呢。

全都对上了！家谱上是“筒子口”而不是“稍直口”，应是方言转换时的讹误。

这才正式报告北京。反响强烈，称为重大发现，而余氏家谱也将收入戏曲博物馆，归为文物珍品并成为日后相关研究的材料。

“海底捞针，没想到真的捞着了！”方先生回忆将近三十年前的经历，不胜感慨。

2011年11月，余三胜的图片资料在东湖之畔的美术馆展出，这是配合正在武汉开锣的中国京剧节，展览的题目就叫“湖北与京剧”。

除了罗田的余三胜，展版上还有崇阳的米应先，江夏的谭志道，都是京剧草创之初轰动京师的湖北优伶。北京的朋友看展览，笑道：怪不得咱京剧要说湖广韵，却原来老祖宗都是你们湖北佬啊！

不久，我也去了一趟罗田。

当年方、王三下罗田，没有直达班车。长途汽车颠颠簸簸，要经过鄂州转浠水，由浠水抵达罗田已近傍晚。而现在，车出武汉驶上高速公路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。

从罗田城区到七娘山，乘车还要一个多小时，现在属于九资河风景区，抬眼看，起伏连绵满眼是山。主人说，秋天满山都是红叶，美极了。

离开干道，车子拐上“村村通”公路。这是国家投资的惠民工程，水泥路面，不宽，从干道延伸出去，就像筋络似地通向大大小小一个个村落，有的就到了家门口，开着拖拉机和农用

车“突突突”出入的村民很方便。只是错车要小心，路窄，弯多，容易出事。

余氏老宅更偏，不通车，要爬一段土路。

老宅已经垮塌，颓朽的门内蓬生着杂乱的荒草，砖木堆中有一根稍粗的梁柱，两头都烂了，只依稀残留着斑驳的红漆，想象当年或许还有些气派。有人说，这是余三胜成名后捎钱回来修的，有人说这不是老宅，是祠堂。

主人把我们带入一个人家，说也姓余，是“本”字辈的。

在堂屋里坐下，听这位“本”字辈老人介绍，余三胜家贫，跑出去唱戏，入戏班。他聪明，经常能“顶角”。一次在杨姓财主家唱，他先顶皇姑，后顶黄梅逃荒的大姐。换装来不及，唱皇姑时手上戴的戒指没有摘下来。杨财主发火，逃荒的还戴戒指呀？于是殴打余三胜，戏钱也不给，把戏班子赶走了。这事听上去是借题发挥，借故赖戏钱。可是班主不这么想，迁怒于余三胜，将余逐出。老人说，余三胜就这样去了北京。

老人已88岁，脸型略长，隆鼻，大眼。天津泥人张捏塑的余三胜造像，还有余叔岩的写真，都有点像这个样子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都是七娘山余氏血脉，相似是可能的。

老人还说到余三胜带钱回来托本家修祖坟。本家私心，挪用了自家买地，只给老祖宗修了一块小牌子。方言土音重，有些段落我听不懂。听不懂就跑神，留意起方言土音里好多字的读法：

“说”，不是“shuō”，而是“shuǎi”，近似“甩”；

“余”，不是“yú”，而是“rú”，近似“如”；

“胜”不是“shèng”，而是“shèn”，近似“渗”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耳熟，活像京剧的韵白。不知余三胜是不是把方言土音也带到了北京，带进了京剧。